

水芝

散文第一名 陳幸蕙



陳幸蕙

民國42年8月15日生

漢口市

台大中文研究所碩士

經歷／

曾獲文豪小說獎、幼獅

文藝散文獎、中山文藝

獎。

現職／

國防管理學院講師

曾發表之作品／

出版有「二十年目睹之

怪現狀」研究(學術論文)

閒情逸趣、采菊東籬下

(文學賞析)、昨夜星辰

(小說集)、群樹之歌、

把愛還諸天地(散文集)

等。

仲春午後，簷前有風。

在稀疏的日影裏，闖起膝上那本「革命先烈傳」，心裏有一種澈悟後的明淨。

記得第一次讀秋瑾傳，知道秋瑾在從事革命，赴日讀書之前，就已經有了一雙兒女時，內心曾深受震撼。

因為，一個生活在舊式社會的婦女，一個已經做了母親的人，竟毅然放下家庭、放下傳統的三從四德、放下最最鍾愛牽掛的兒女，而走上另一條壯烈亮麗的道路——那究竟是在一種怎樣不尋常的狀況與心態下，投注了多少的勇氣與決心，才促使了一個為人妻為人母為人子為人媳的女人，割捨下她生命中最重要部份，做下如此重大的決定呢？

以後，翻閱了更多的資料，讀過秋瑾那血淚斑斑、才華橫溢的詩集文章之後，才終於了解，吳昊青天、燦燦白日之下，這一個拋家棄子、喜酒善劍的奇女子，竟原是一個多麼忠於自我、忠於時代的性情中人。

——身不得，男兒列；心卻比，男兒烈。

——濁流縱處身原潔，合把前身擬水芝。

雖然，人人都說她是鑑湖女俠，是中國的羅蘭夫人，是為革命犧牲的第一位女義士，但，做為一個有血有淚有愛的人，她卻是亂世裏，一株清醒獨立，不與污濁妥協的水芝。

是的，潔淨的水芝，強韌的水芝，高擎著理想，把自己活成典範的水芝，當她昂然而立，臨波鑑影，那俯看激流、專注執著的姿態，並不是為了要辨識自己的形貌，而只是熱切地想以清芬的倒影為明鑒，去為時代的濁流，投下一方沈澱沙石塵土的晶瑩，以澄清天下罷了。

畢竟，八十年前，在京師粉飾太平的繁華世界裏，身為兵部郎中王廷鈞夫人的秋瑾，既是湘潭鉅富王黻臣的子媳，又是北京城西椿樹衙那巨大宅院的女主人，她原也可以不問世事，深居簡出，在自家衣食無虞的城堡裏，安享她富家少奶奶的生活的。

但生當那樣一個風雨飄搖的亂世，懷抱著憂國憂時的激越，敏感熱情的秋瑾，卻無法以個人的錦衣玉食、養尊處優自安；在每一個悲天憫人、沈思生命意義的日子裏，她都渴望能自那有著綠水紅蕖、蒼松翠柏的巨大宅院中走出，自安逸舒適的生活陷阱中走出，自牢不可破的舊觀念對

女性所造成的桎梏中走出，去吞吐自由的空氣，去開拓一個光明充實，更有價值的人生。

在秋瑾豪氣千雲的觀念世界裏，那些綾羅綢緞，簪釵環珮，那些瑣瑣碎碎，屬於閨閣人物的小玩意，全不過是金的枷、玉的鎖、錦的繩、繡的帶，完全縛住了一個有作為的女人，所可能的有作為的一生而已。

因此，當拳匪橫行的義和團動亂，如火如荼地蔓延開來，這驚天動地的歷史事件，遂也如一枚轟然響起的巨雷，在她平靜但卻苦悶的日子裏爆開。

北京城內，拆鐵路、燒教堂、殺教民的恐怖行爲，日復一日，愚蠢荒謬地上演著。混亂的秩序，不熄的烽火，顛沛的歲月，流血的人間，那真是一個「儒士思投筆，閨人欲負戈」，所有有心肝、有熱血的炎黃子孫都感到憂急如焚的危險年代。

而年輕的秋瑾，在落日餘暉的北京城中，痛苦地目睹干戈之後敗落的山河田園，承受著國已不國的切齒悲憤，她的熱淚奔騰著，血脈賁張著，心緒澎湃著，這是第一次，她那麼清楚迫切地感覺到，時代需要她，而她，也多麼需要拋開一切，縱身躍入時代的洪流，在到處風起雲湧的革命狂潮裏，去增添一股推波助瀾的力量。

於是，隻身負笈日本，充實自我，勇敢地走向那茫不可知的異域，便是在這樣不能自己的心下，所付諸實踐的第一個具體行動，那也是一個像她那樣情感豐沛的女性，對自己的能力、智慧、情感的堅強度，所做的初步試探與考驗。

——「不想兒女嘍？」

而自從投身革命以來，不論是在東京青山實踐學校，還是在紹興她和徐錫麟所共同主持的大通體育學堂內，想必有多少人曾以這樣關切的眼光，探詢的言語，有聲無聲地問過她，然而，她都只淡然一笑，既不回答，也不不回答。

做爲一位母親，同時，做爲一個投身革命事業的女人，秋瑾早就知道，她是必須忍受比別人更多的危險、更多的煎熬、更多的誤解，以及更多訝異的眼光；然而，爲了忠於內心那個呼喚她的聲音，爲了貫徹當初所做的選擇，爲了實踐自己一直所秉持的理念，爲了成全心底那洶湧翻騰的家國大愛，她仍然決定咬牙放棄做母親的權利，犧牲兒女擁有母親的幸福，強忍住那一份不爲人知的辛酸，將痛苦悄悄收藏在心底。

——俗子胸襟誰識我？英雄末路當磨折，

莽紅塵，何處覓知音，青衫溼。

透過那樣蒼涼寂寞，卻又充份流露了承擔理想之勇氣的詩句，我們可以看出，饒富悲劇精神

的秋瑾，是早就預見了自己最終的命運的；但是，她不會選擇逃避，當斷頭瀝血的時刻終於來臨，她還是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那快義壯烈的道路，完成了她求仁得仁，可歌可泣的一生。

因此，秋瑾的寂寞，是勇者的寂寞，是英雄的寂寞，是超越時代的先知的寂寞；而秋瑾的詩，則是以一生俯仰無愧的熱情塗繪而成，是以鮮血激濺在紙上所留下的生命軌跡，那樣感天動地的好文章，那樣無私純淨而光明的胸懷襟抱，那樣鍾情於時代，卻忘情於兒女的家國大愛，我不禁想起林覺民「淚珠和筆墨齊下」的「與妻訣別書」；想起方聲洞稟父絕筆的悲壯家信；想起吳樾在刺殺五大臣前，留給未婚妻的遺書，以及那位深明大義的女子所還贈的詩句——「勸君愛國救同胞，幾個男兒意氣豪？愧我無才能共事，莫因離別賦牢騷……」——唉！一部「革命先烈傳」，都是這樣至性至情，令人掩卷不忍卒讀的故事，或許我們只能說，那一部沈甸厚實的史冊，乃是人性深處至真至善至仁至勇的美德，所做的最光輝的凝聚。

六月六日，秋風秋雨；八十年前古軒亭口刑場上，含笑走入歷史的強者秋瑾，如今是安息在杭州西冷橋畔，也安息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裏，朗朗乾坤，也早是青天白日的世界；但是，太平和靖的歲月裏，風簷展書而讀，遙想那風起雲湧的偉大時代，追摹那慷慨任俠、英氣逼人的強者形象，動容起敬之餘，也忍不住泫然欲淚。

是的，做爲一個以愛爲職志的人，秋瑾是熱熱烈烈、深深切切、澈澈底底地愛過了；在歷史的長河裏，自許爲水芝的她，果然以自己的一生，證實了她不是孤芳自賞，獨善其身的澤畔植物，而是確確實實高擎著理想、激濁揚清、以身殉道的一株水芝。